

四部叢刊

（四）

198

四部叢刊初編集部

誠齋集

四

卷八十八至卷一百十三

誠齋集卷第八十八

廬陵楊

萬里

廷秀

千慮策

論相上

臣聞聖人不能為天下求宰相而能為天下受宰相惟能受之是乃能求之歟知所以求之而不知所以受之則雖焦心側席而相不至搜岩剔藪而相不出夢卜物色而相不真蓋亦有出而至者矣其如不真何人主曰賢天下曰否人主曰忠天下曰耶人主曰才天下曰繆夫是之謂相不真是故

一言而天下譁之一動而天下折之非天子悟而
逐斯人則斯人慙而去之耳且夫一邑不可欺以
令一郡不可欺以守而天下獨可欺以相哉聖人
之求宰相初不求也非不求也不求者所以深求
之也是故聽天下之自求其人而我無與焉其得
之也蓋曰爾自求之爾自得之吾為爾用之焉耳
其用之也則曰爾遺我以其人吾為爾相之矣其
人欲去而天下不允則曰遷爾相夫是之謂能為
天下受宰相古之聖人惟其受而不求是以求而
必得得而必任任而必久久而必成蓋得而必任

故其人敢於盡任而必久故其功不敗於搖敢於盡而不敗於搖亦何事之不成哉而古之君子之相其君亦不敢犯天下之所不許天下不許而君許之君子有深藏遠遁以自脫天下之譏而已昔者漢武帝相車千秋而取譏於匈奴魏文帝以賈詡為太尉而貽笑於孫權張昭薦李濤為宰相而周世宗薄其無大臣体夫能言天下不敢言之事而回人主不可回之疑有如千秋之賢乎策袁紹則取袁紹策馬超則取馬超有如詡之謀乎知張彥澤之必為晉患知周高祖之必不為漢臣有如

濤之先見乎而或以譏笑於敵國或以不取於其
君古者人主之用相如此其難也楚以遠子馮為
令尹而子馮不食以避之晉以蔡謨為司徒而曰
我為司徒後世必哂竟不拜唐李鄘為宦者引為
相而鄘耻之竟不就職三君子者皆賢者也夫豈
不堪於相而不欲富貴哉古者君子不輕以身相
人如此其嚴也後之君子違天以利其身啖衆以
欺其君不計其身之所有以僥其分之所無可謂
不智乎及得其所無而天下皆責之以所有上以
誤其國下以誤其身皆是也可謂智乎

陛下即位之初蓋嘗謀之國人而得賢相矣天下
方以為賀而

陛下以為疑非

陛下疑之也女嬃臣有以啓

陛下之疑也使

陛下持之不堅天下恨之

陛下悔之亦無及矣而近歲以來每置宰席以待
其人天下從聳而望曰其必有以慰我既而麻制一
傳則天下悻然誹之或曰此無聞之人也或曰此
非君子或曰此何人而何以了此事故朝廷輕用

之輕視之亦輕罷之其來不為朝廷重其去不為
朝廷輕其進不為天下喜其退不為天下戚愛之
於皐陶湯之於伊尹武王之於太公齊威之於管
仲蜀先主之於諸葛亮似不如此蓋

陛下知為天下求宰相而不知為天下受宰相也
故老相傳

祖

宗朝嘗開宰相天下之望在於韓琦富弼故洛之
人則曰我丞相三詔不起也相之人則曰我侍中
屢詔不行也此天下之人自擇宰相以遺朝廷今

天下豈無其人天下之望無所在
陛下從其望之所在者而用之擇之在天下受之
在聖主用而觀之效則久之此真天下之相也而
獨擾擾焉何也

論相下

臣聞天子之相必其人有以自恃而後其人爲足
恃蓋天下大器也有有此器者有負此器者天子
者有此器者也宰相者負此器者也匹夫有百金
之器則必擇其負擇其負故重其人夫惟重其人
而後負之者輕其器蓋人可以勝器而器不可以

勝人人勝器者全器勝人者顛舉天下之大而負之負之而不能堪挈之而不能舉事至而亂變起而驚已且無以自恃而天子何恃焉古之大臣居天下之至安而不驕居天下至危而不懼不勞談笑不動聲色而天下自定此其意非苟為不測之量虛為不折之氣以鎮服物情而已其必有以自恃也恃在應應在裕夫敵國之相圖姦雄之相窺固輕發於吾之所究而重發於吾之所裕夫惟先事而破其謀有事而出其不意發則應應則不究天下安得而不定天子者得斯人而相之則天下

可以高枕而無足憂何則有足恃者也後之君子
懦者既不足與有為而其勇者又徃徃得其所恃
之似而無以實之蓋亦有所謂不勞談笑而不動
聲色者矣然可與之居安而不可與之居危可與
之守常而不可與之應變此其中無應變之機而
其外示鎮服之度故無事則若不可測而有事則
敗矣故夫古之相其君而當天下之變者蓋有鎮
物以破敵者矣有同乎鎮物而不同乎破敵者焉
有推誠以解紛者矣有同乎推誠而不同乎解紛
者焉有示強以止亂者矣有同乎示強而不同乎

止乱者焉謝安遨遊飲博以當符堅房琯彈琴清
談以當安史此同乎鎮物也然淝水大勝而陳濤
大敗何也人不同也蓋安有謝元而琯有劉秩此
其所以不同於破敵歟郭子儀單騎以入回紇張
延賞亦使渾瑊徹備以盟吐蕃此同乎推誠也然
回紇拜子儀而唐以安吐蕃幾擒瑒而德宗欲出
避何也情不同也蓋回紇之寇子儀知其情之不
得已故變寇以為盟吐蕃之盟延賞不知其情之
欲圖唐故變盟而為寇此其所以不同於解紛歟
裴度答朱克融以兵匪速來之語景延廣答契丹

以橫磨大劍之語此同手示強也然克融卒不敢動而契丹遂滅晉何也勢不同也蓋以克融而犯唐則以臣而叛君以晉而怒契丹則背惠而立怨此其所以不同於止亂歟當天下之變而決天下之機不可以一法應也得其一法而不得其不一之法未有不敗事者方晉之未捷謝安與王衍何以異而陳濟之未敗平涼之未變契丹之未動所謂房琯者延賞者景延廣者誰不以為謝安子儀裴度復出也哉蓋應變之難如此今強虜盜有中
原之半者四十年矣自逆亮之斃其君臣日夜向

吾之隙而求吾之便又五六年矣此何等時耶然
無事則翫而不戚有事則驚而失措不知朝廷所
恃以應變者何人耶豈其以天下之大而空無
一人之足恃上之人獨得而不憂也然則將求謝
安郭子儀裴度之才何從而得之夫子曰如有所
譽者其有所試人之能不能雖聖人不能逆知之
者以其試之也然才可試而變不可試臨變而試
才者垂死而試醫者也古之聖人惟能擇天下甚
難之事以試天下之才故一旦有急而不亂則試
之者熟而儲之者素也嘗聞寇準以小臣言事而

為

太宗之所知

太宗屢以事密詢於準已知其有宰相之才當是之時天下承平豈有他憂其何事於準哉其後

真宗澶洲之役獨決親征之議對敵高卧天子特之以為無恐諸將恃之以成大功者乃前日

太宗所密詢之人也今宰相之才無事而不求且不試裘而不締明年何衣稻而不麥明年何食臣實憂之

論將

臣聞聖人之所以鼓舞天下使之奔走淬礪以爭先於為用長治而不亂有急而不可乘者蓋聖人不示天下以其可窺而作天下以其不自止如此而已矣果不可窺也宜乎天下之不自止也天下之所以作之不起未起而復廢者吾之可窺者見而彼之自止者隨之今天下之所以患於無才而才充患於無將其病在此方遘事之與芒芒然以求將也天下則亦芒芒然以趨之天下趨之而朝廷不求將矣非不求將也遘事息而無所事將也無所事將則天下亦弛然曰無所事我則亦弃而

之他剛者柔勇者怯而柔怯者有不勝其柔怯矣
高者趨文科以售其身而下者伏於農商矣其精
銳果敢者有所挾而莫之用則去而為盜矣天下
弛矣而邊事又動也而無將也則又芒芒然以求
天下而天下莫之趨也夫前日之無所事也所以
為今日之莫之趨也歟夫如是焉得將昔者成王
周公承文武平定之業誅三監征弗庭而天下服
矣於是酌堯舜箕商之禮樂法度補葺成就以至
於大備當此之時文物煥於朝頌聲被於野太平
之美天下之所甚樂而成王周公之所甚懼非懼